

葡萄藤

Grapevine
2021年10月第200期



那些在天主恩寵和友誼中過世的，而尚未完全煉淨的人，雖然他們永遠的得救已確定，在死後要經過煉淨，為能獲得必需的聖德，進入天主的榮耀。— 天主教教理 1054 號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s://www.chinese-catholic.org>

<https://www.facebook.com/chinese.catholic>

本期目錄

封面画: All Souls' Day (Le jour des morts), 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 1859

ii 主编小语

◆ 甘智冈

神長的話

1 慎终追远的弥撒圣祭

◆ 林育明神父

3 玫瑰圣母月浅谈圣母军

◆ 周道执事

慎終追遠

7 代父教我的最后一堂课

◆ 王念祖

11 道路、真理、生命的见证

◆ 毛文群

15 死亡是痛苦的结束，善终是永生的开始

◆ 毛中甫

18 无边丝雨细如愁

◆ 乔若

24 追思我的父母

◆ 甘智冈

27 追思周伯伯

◆ 浮云

談書論畫

28 布格罗的美丽与哀愁

◆ 圣心书屋

31 《Life Stills》- Geoffrey Lasley 的寻道人生

◆ 李翠婷

34 《你会和天主争辩吗？》读后感

◆ 同窗

生活與靈修

38 我们和自己的距离

◆ 布衣

41 沙滩漫步人生路

◆ 君人

43 失落的灵修

◆ 张宏秀

☆ 欢迎您投稿本刊，分享信仰及生活，文章以三千字内为原则 ☆
来稿请寄: 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指导神师: 林育明神父

轮值主编: 甘智冈

校对: 朱嘉玲

网页: 杨漪婷

排版: 刘珊珊、王念祖

稿库管理: 刘珊珊

新闻: 杨治财

广告: 杨治财

我们天主教基于诸圣相通功的道理，现世的教会和天国诸圣及炼狱亡灵都保持联系。在每年十一月二日的追思已亡节日，我们特别为炼狱亡灵求天主赏赐他们早日脱离炼狱，升天享福，而且不限于领了洗的教友，因为善良的人都是天主的子民。这和我们中国人的慎终追远在精神层面上是相通的。

「慎终追远」这话出自《论语·学而篇》。我们追远的终极目的是为炼狱亡灵祈祷，求天主赏赐他们早日脱离炼狱。我们这期《葡萄藤》的主题就谨定为〈追思亡者，慎终追远〉。

谢谢林神父的开场介绍追思亡者弥撒圣祭。十月也是圣母月，周执事的介绍圣母军文章也非常感谢。

在我们「追思亡者，慎终追远」的主题栏目中，首先介绍王念祖弟兄的这篇感人的〈代父教我的最后一堂课〉，接下来毛文群姐妹写的〈道路、真理、生命的见证〉是纪念她妈妈的文章，和毛伯伯中甫（毛文群姐妹的父亲）悼念亡妻的灵修诗文，这两篇文字和感人的诗文述说了毛伯母弥留到临终的全部过程。乔若姐妹的〈无边丝雨细如愁〉和甘智冈的〈追思我的父母〉都是悼念去世父母的文章。父母对我们的爱和恩情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而它的起源就是天主的大爱。浮云弟兄追思周伯伯的文章让我们怀念这位老而弥坚，为其他长者提供驾驶服务直到出车祸，他最后因此而离开人世。

我们在「谈书论画」的专栏中，有圣心书屋提供的〈布格罗的美丽与哀愁〉，这幅画把追思亡者，慎终追远的哀愁，永生的安慰与复活的希望完全表现出来。李翠婷姊妹介绍《Life Stills - A Spiritual Calculus》这本诗集，与同窗分享的《你会和天主争辩吗？》的读后感，希望大家对这两本书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读了布衣的〈我们和自己的距离〉，我也在想我能不能利用疫情时期，充实我的 inner self? 建立我的 inner power? 结果发现我是依然故我的每天往外跑，不能静下来完成这个目标。疫情大概已过去了七、八成，我依然是原来盲动的我。再读了君人的〈沙滩漫步人生路〉和宏秀的〈失落的灵修〉我惊觉我离那「沙滩漫步人生路」的境界是那么远！这方面的灵修我还差得远，难道我真的要等到大限到来时，遭受双重的打击，而不是让耶稣带领灵魂，更纯净地进入天主的临在吗？

慎终追远的弥撒圣祭

林育明神父

记得在 80 年代，我还在中国的医院放射科工作时，每个月的工资 38 块人民币加上营养费每月 12 块人民币，总计每个月拿 50 块人民币。自己留下 5 块人民币，其余全数交给母亲，母亲立即拿出 10 元为所有炼灵奉献弥撒圣祭，由我亲手交给神父，这样捐献为时有十年的光阴。当我离开中国进入修道生涯，我就实际参与每年十一月份教会为所有炼灵祈祷和奉献的圣祭，那圣祭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慎终追远。

每年十一月为炼灵月，提醒世人不要忘记已故的人，在世之人也要炼净一个纯洁的灵魂。在教堂或公墓进行对亡者的追思弥撒，对不认识或认识的人、无人祭祀的亡者，我们都祈求天主怜爱、广被恩泽。追思亡者弥撒，具有中国慎终追远的含意，及教化提醒世人的深意。天主教的生死观，是把死亡看为一种喜悦，因为人生完成了使命，死亡后，永生才是真正生命的开始。天主教的礼仪以弥撒为中心，重现基督在十字架受死，而以己身为祭品献给天主。因而在天主教看来，弥撒礼仪含有献祭与牺牲的意义。

按照礼仪规定，弥撒基本上有圣道礼仪、圣祭礼仪和礼成祝福三个阶段，其中圣祭礼仪是弥撒祭礼的主要部分。在圣祭礼仪时，首先由主礼取出无酵面饼和葡萄酒，并在酒内滴上几滴水，象征天主取了我们的人性；随即念〈献礼经〉，到颂谢词的「圣、圣、圣」一句时，就进入了弥撒的核心阶段，准备迎接即将降临祭台的耶稣。这时主礼代表耶稣，拿起面饼，口诵：「这就是我的身体」，再举起酒杯，口诵：「这一杯是我的血…」接着，主礼念〈天主经〉并先吃面饼和饮葡萄酒，然后为自愿领圣体的教友分送圣体。天主教徒相信，经祝圣的酒和饼，其形与质均已神秘地转化为基督的血和肉。

流传于中国天主教的弥撒，虽然一直保持着教会传统礼仪，但也发展出本国特有的文化，即为已故的父母和其他亡灵举行慎终追远的弥撒圣祭。我们根据教会古老的习惯，教友去世，就为他举行追思弥撒，求天主赐他早登天国。教会也会在每年十一月二日的追思已亡瞻礼为所有在炼狱中的灵魂奉献弥撒。

追思已亡使我们常念亲恩。尽孝更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尽孝应在生前从而推及死后。天主教追思已亡的习俗不仅在于劝勉信友善度今生，重视将来，同时也提醒每个基督徒，「死亡如盗贼」不期而至，故而应珍惜眼前人，尤其对自己的父母，作子女的更要趁他们尚在人世时努力尽孝，不留遗憾。将孝敬父母的诫命生活出来。

我是耶稣圣心堂的本堂神父，每年为所有去世的教友及教友们的祖先奉上弥撒圣祭，就像 80 年代的我和母亲一样，奉上虔敬的心，祈求天主让所有炼灵进入永远的生命。请大家为炼狱众灵魂祈祷，求主施恩怜悯，恩赐他们永远的光荣。

特此感谢本期收到的捐款：

周敏弟兄	\$300
徐伟娟姊妹	\$100
谭妈妈(陈秀琼姊妹)	\$100
Maria Sung	\$30



葡萄藤主編：

感謝每期都寄葡萄藤給我，
現謹寄上 \$30 元作為葡萄藤費用。
多謝你們

敬友

MARIA SUNG

6-22-21

玫瑰圣母月浅谈圣母军

周道执事

圣母军是一个普世性的教友团体，以祈祷和爱德服务人群，并拓展基督的神国，好彰显天主的光荣。今年是圣母军诞生 100 周年的纪念，在十月玫瑰圣母月的时候，让我们来谈一谈什么是圣母军？还有她的神修生活。

1. 圣母军的由来

1921 年 9 月 7 日玛利亚诞辰的前夕，圣母军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市诞生。那一天应法兰克·杜福（Frank Duff, 1889-1980 年）的邀请，有几个人在一座名为迈拉之家（Myra House）的建筑物里聚会。该小组的成员包括了弥厄尔·托赫神父（Fr. Michael Toher），财政部的雇员；以及大约十五名女性成员，几乎都是坐办公桌的上班族或者商店里的职员，以及法兰克·杜福一起组成。他们希望致力于积极的门徒精神，类似于圣文森特·德·保协会。他们见面后围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尊至圣童贞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在念完了「圣神请来」和玫瑰经之后，杜福谈到了他对圣路易·蒙福（1673-1716）所写的《真诚孝爱圣母》的心得。第一次的阅读让他有一点反感。他觉得圣奴隶的言语很奇怪，但默想玛利亚的教义打动了，他深信这一类的教义是生命的泉源。

接下来，他们决定两个、两个地去都柏林联合医院探访病人，并给予精神上的鼓励，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周，他们返回迈拉之家报告探访的结果并接受新的任务。渐渐地，这个团体开始发展，并且很快的成长起来。他以「圣母军」的名字命名，因为它像罗马军团一样有极高的效率。通过这种方式，他巧妙地避免给这样的团体一个爱尔兰或当地的名字，因为它意味着这个组织将会扩展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圣母军有一位突出的团员是埃德尔·奎因（Edel Quinn, 1907-1944），她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在非洲开展圣母军活动。她对圣母军使命的献身精神，即使在她身体不好（肺结核）的情况下，也让她在圣母军内外都受到了极大的尊敬。目前，埃德尔·奎因以及法兰克·杜福和可爱的圣母军驻南美洲特使阿尔菲·兰贝（Alfie Lambe, 1932-1959 年）册封真福的审核正在进行当中。

2. 圣母军的架构

a. Praesidium (支团)

圣母军的基本单位称为支团，通常设在堂区里面。一般支团由 3-20 名团员组成，每周在其堂区举行会议及汇报指派的工作。

b. Curia (区团)

支团的上级单位称为区团，通常一个区团管理两个以上的支团。

c. Commitium (督察区团)

它直接管理自己的支团。此外，它还负责督察一个或几个区团。通常在一个中等城市或一个省的一部分地区。例如达拉斯教区的和平之后督察区团。

d. Regia (区域团)

在一个较大地区里（例如负责更大的领土，如省或州。）行使职权的圣母军议会，而规模仅次于分团的称为区域团，总部会指示一个区域团该如何直属总部或是分团。例如涵盖马里兰州及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区域团。

e. Senatus (分团)

它通常在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内控制 **Regiae**，通常是一个国家或一个非常大的领土，例如休斯顿分团掌管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墨西哥州。

f. Concilium (总部)

圣母军有一个中央机构，称为圣母军总部：它握有最高的行政权力。它有权（在教会当局的权力下，一如手册所规定的）订立、修改或解释章程。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有权设立或撤销支团和下级部门。它可以决定圣母军各方面的策略，解决一切的争端、上诉、团员问题，以及一切有关工作的适合性，或执行工作的方式等问题。

3. 圣母军团员

凡具有下列条件的天主教徒，都可参加圣母军：

- (一) 忠诚地善度教友生活。
- (二) 愿意在圣母军内满全教会的传教工作。

(三) 准备尽圣母军团员所有的各种义务。

凡愿参加圣母军的教友，应向支团申请为团员。凡愿参加圣母军而未满十八岁的教友，仅可以加入青年支团。凡经过支团团长审慎查询，认为申请入团者适合圣母军的条件者，才可成为试验团员。

试验团员须经三个月的试验，才可成为正式团员；试验团员在开始时即可参与圣母军的开会及从其他正式团员汇报指派的工作当中学习。

4. 圣母军的神修生活

玛利亚本人的神修精神就是圣母军的神修精神。

最重要的是，玛利亚的三个神修质量应该引起圣母军团员的注意：

a. 她诸宠中保的角色。

教宗良十三世在 1894 年 9 月 8 日发表的关于玫瑰经的通谕中说，玛利亚是诸宠中保。圣教会相信所有的恩赐、美德和天主的恩典都是通过玛利亚赐给这个世界的，她知道把它们分发给谁。虽然这个原则还没有被定义为教义，但人们已经相信玛利亚是所有恩典的中保，也相信圣神永远忠于天主在所有女性中所拣选的玛利亚。

b. 她的始胎无染原罪。

天主已经暗示[这种始胎无染原罪的特权]，从起初，天主就向玛利亚承诺并且对着蛇说：「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她的后裔之间，她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创 3:15)。正是从全能的天主对撒旦的这些话当中，圣母军汲取了信德的热情，及其与罪恶作战力量的秘密。它全心全意地希望成为玛利亚的后代，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胜利的誓言。我们越是成为无玷圣心的孩子，我们对邪恶势力的敌意就越活跃，我们的胜利就越完整。

c. 她的母性精神。

既然我们是她的孩子，是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就像她非常爱护她的孩子一样。我们必须祈求她滋养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勉励我们，解决我们的疑惑，把我们从奔波流浪中拉回来，这样，完全信任她的照顾，我们可以长成我们兄长耶稣的样子，并分享祂与罪恶搏斗和战胜罪恶的使命。

圣母军神修生活的结论：

圣母军的奉献精神是团员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基础。圣母军特别重视的职责之一，就是向天主之母表达这种热切的奉献精神。对玛利亚的真正奉献，只有在与她联合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并且全面的发展。联合必然意味着生活的共同体。然而，玛利亚的生活并不在于接受景仰与钦佩，而在于分施恩宠。因此，圣母玛利亚可以宣告：「我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然而我也是他最亲近的门徒。」一如她所说的：「我是始胎无原罪。」那样真确。

因此，亲爱的圣母玛利亚，请帮助我们像妳一样的顺服天主，在与妳联合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懂得奉献自己，分施我们从妳那里获得的恩宠，使得我们更加的接近耶稣。阿们。



代父教我的最后一堂课

王念祖

我在写给好友梦涟六十岁生日的贺卡中，有这么几句话：「几十年来，妳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妳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妳的儿女就是我的儿女 ... 因为我的 roommate 成了妳的 roommate，妳的天主成了我的天主。」

四十多年前，初到美国时，梦涟是我研究所的同学，当时还是她的男友的宝谦是我的室友。毕业成家后，他家的两个女儿常被「借」到我家来解除我家独生女儿的孤单危机。我岳母来美后，与梦涟的母亲——刘妈妈成为好友。两家三代数十载的「世交」，自非泛泛。因此，当我四十岁领洗时，理所当然地央求梦涟的父母做我的代父母，更何况，当初我这个顽劣的无神论者，也是因着梦涟的推手，才会由敷衍地「就去一次慕道班」，进而迈上信仰的康庄大道。

神父「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在我的头上倒了三次水后，我转过脸，眼帘上仍有水珠滴下。我看到代父站在代母的旁边，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想到早晨碰到代母时，她对我说：「我们家老爸从决定要当你代父开始，每天都更加认真地祈祷，加倍地念玫瑰经，说要好好准备当你的代父。」我明白了，最初刘伯伯一直谦称自己信德不足，对圣经及信理理解不多，推辞不肯答应当我的代父，不是因为客套或不愿，而是因为他对天主的事情总是如此的慎重。这是代父教导我的第一课。

一生在军旅中报效国家的刘伯伯，在温和亲切中总带有一份威严，虽然声如洪钟，但常静默寡言。每次在圣堂看到刘伯伯庄敬肃穆地



虔诚祈祷时，我都深受感动。然而，惭愧的是，我这个不肖的代子，领洗几十年，从没有正式地向他请教，如何在这纷扰的世途中常保信仰在心中坚定不移。



前年（2019）中，我的代父被诊断出罹患胃癌，但以他的高龄，不适合做任何强烈或侵入性的治疗。得知自己的生命已是日薄西山了，刘伯伯没有惊惶恐惧，而是在第一时间就请神父为他做和好圣事，并为他自己奉献弥撒，感谢天主赐与他的一生。住进医院后，刘伯伯的身体状况日益衰微，但他的信德丝毫未减。有一次去医院为他送圣体时，昏睡中的刘伯伯，一听到「圣体」就挣扎着想要坐起，被我们劝阻后，

他立即双手合十，开始喃喃地祈祷。在礼仪中，虽然他已疲倦地无力睁开眼睛，但仍竭力地大声对应、念经。

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后，刘伯伯回到家中安宁疗养。往日壮硕魁伟的他，这时除了偶尔微量的进食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的状态。梦涟告诉我们，有一天早晨，父亲醒来睁开眼，问说：「为什么天主还没把我带走？」想到刘伯伯久卧病榻的痛苦，闻者莫不鼻酸。2020年中，全球新冠疫情正值高峰时，我的代父回归天家了。

刘伯伯的殡葬弥撒在天主教墓园的圣堂举行。走进圣堂，偌大的空间只稀稀落落地坐着十名左右，戴着口罩的家人。因为防疫的限制，散居世界各地的子孙及亲友，无法尽皆赶来奔丧，只能靠着网络直播来送他尘世的最后一程。此情此景，让我深为感伤。办理父母、尊亲丧事，要依礼尽

哀，圓滿孝道，本是華人最重視的亲情倫理，而此時為許多人而言，竟成了如此遙遠而奢侈的渴望。

我走近放在祭台前的棺木，心潮澎湃，思緒萬千地瞻仰代父的遺容。劉伯伯微微側向的臉龐，彷彿在對着棺木內緣掛着的十字架苦像訴說：「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

（弟后 4:7）他安祥的面容與交迭的雙手，讓我想到最後一次去探望他時，在他床前站立了許久，直到我們將要離去時，他才稍微清醒。雖然闔着眼，



他認出我的聲音，巍巍顫顫地努力要從被褥中伸出手來。我握住他的手，他以低沉微弱的聲音說道：「多為我祈禱。」

殯葬彌撒進行中，對代父的記憶，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閃過。當神父念到頌謝詞：「主、為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變，並非毀滅；我們結束了塵世的旅程，便獲登永遠的天鄉」時，我豁然開朗。我懂得了當劉伯伯在病榻上抱怨天主，「為什麼還沒把我帶走」時，他不是因為病苦厭世，而是他已準備好了接受天主的召叫，進入基督的復活中。看着為了劉伯伯哀傷的親人，我對「慎終」也有了一層新的領悟。

沒有人願意死亡，但死亡却是所有人從出生開始，就一步步邁向的終點。沒有人喜歡面對，不論是自己的或親友的死亡，然而我們無可避免的總要在生命中經歷死亡。既是無可避免之事，「如果今天你不準備死亡，明天你將變成什麼？」《師主篇》這本流傳千古的靈修著作作為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自我的挑戰。

为基督徒而言，死亡不是毁灭而是改变；不是终结而是复活。圣保禄宗徒说：「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罗 6:4）借着洗礼的恩宠，死亡已被圣化成为通往另一个新生命的门户。我们不逃避最后肉体生命的死亡，但在每一次的悔改与皈依中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直到我们进入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天主「要抹去我们脸上的一切泪痕；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没有哀号，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默 21:4）

既然为基督徒而言，「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斐 1:21），基督徒的「慎终」就不是在于为亡者准备的哀荣厚葬，也不是在于为自己祈求没有病痛的「善终」。而是为自己，也为我们所爱的近人，准备好迎接复活的光荣，以死亡战胜死亡，如同圣女小德兰在她的《遗言》中所说：「我不死，我进入生命。」

刘伯伯的棺木缓缓地降入已挖好的墓穴后，撑着拐杖的代母，在女儿的搀扶下，将一把黄土撒在结缡已逾七十载的老伴的灵柩上。我不忍注视这一幕。转过脸，眼帘上仍有水珠滴下，我看到代父站在代母的旁边，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只是这回，不是在圣洗池旁，而是在他自己的墓穴旁。我不再哀伤，悄悄地对刘伯伯说：「老爸，谢谢你教导了我，人生最后一堂『慎终』的课。」



道路、真理、生命的见证

毛文群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若 12:24）。

妈妈平静安详地走了。留下她那深深的爱给这世上。这些年来我曾无数次想过，年过九旬、久病体虚的妈妈会离我们而去。每次探亲离家时，回望妈妈那一刻就会闪过一个



念头：「这是否是看妈妈的最后一眼？」然而，当这一天 2021 年 7 月 14 日到来时，我盯着手机上家里发来妈妈去世的消息，仍禁不住悲痛万分，泪如泉涌。脑海里涌现出最后一次跟妈妈说话的情景，那是在两年前（2019 年）十月初回国探亲，临回美国的前一天晚上，妈妈支撑着从床上坐起来，对我说，她现在所以不大说话，是因为她常叫错名字。那时二姐夫刚刚去世几个月，全家人都十分悲伤。妈妈说她怕不由自主地叫出二姐夫的名字，家人尤其是二姐听到后会难过。多么慈悲的母亲，不忍心让孩子受一点痛苦。我默默地低着头，深知二姐夫从患癌到去世，妈妈是多么心痛。家人开始一直瞒着她，后来让爸爸慢慢告诉她。然而妈妈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坚强，因为她一直在为二姐夫祈祷，相信天主已接纳二姐夫的灵魂去了天堂。因为我第二天一大早的飞机，就没有去叫醒妈妈而不告而别。姐姐后

来告诉我，妈妈醒来后得知我们已经走了，她失声痛哭，说怕是再也见不到我们了。是的，被妈妈言中了！两个月后，疫情就爆发了…。而这两年是妈妈身体最虚弱、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竟没有尽一天的孝。六十年的养育之恩，寸草心终生无法再报三春晖。当晚我无法入眠，想着我与妈妈最后相见，定格在那一幕，好悲伤！

原以为因疫情一切后事都会从简，出乎预料，第二天家中传来妈妈殡葬弥撒的录像，我们在外地的子女遥空与家人一起，在神父的带领下和教友们的陪同下，仍得见妈妈最后一面，送妈妈最后一程。心中无限感恩和安慰。妈妈头顶上方竖立着十字架，身上盖着白色殓布，上面绣着「安息主怀」，圣名：依搦斯。中间绣着十字架，由四个小天使守护着。下面毛笔字写着：「死亡之来难免，审判之严难当，地狱之苦难受，天堂之乐无比。」最下面绣有两棵常青树。妈妈安详地躺在百花丛中。

「义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痛苦不能伤害他们。…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受了苦；其实，却充满着永生的希望。他们受了些许的痛苦，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因为天主试验了他们，发觉他们配作自己的人；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中的黄金；悦纳了他们，有如悦纳全燔祭。」（智 3:1-6）

神父诵念着：「凡父交给我的，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若 6:39）讲述着天主对敬畏祂的人的爱和永生，教友们和全家人齐声唱诗颂祷，在耳边回荡，这神圣温馨的弥撒场景，刷新了我与妈妈的最后一面。填补了我心中无法送妈妈最后一程所造成的终生遗憾。感谢仁慈的天主！

接下来伴随着家人献弥撒的时间及录像，念着玫瑰经，悲痛的心情得到很大安慰。天主的全能和仁慈，祂是生命的主宰，是战胜死亡的神。主耶稣以祂的圣死和复活，为人类打开了永生的大门。将死亡的阴影转变为永生的曙光。圣神为去世的人和活着的人建立了联接，借着弥撒圣祭和祈祷，使我们能够跨越死亡的界限，与妈妈的心灵相通。我们唯有全心信靠天主，才能抚慰丧母之痛，唯有按照妈妈的遗愿归向天主，内心才能得到安宁。妈妈在天上看着她的众儿女子孙后代，齐聚在天主圣殿，同声为她祈祷送行，她一定非常欣慰，并且一如既往的为我们祈福。

这期间主内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一直以祈祷陪伴着我，嘉玲姐特别选在耶稣显圣容节，恰好是首瞻礼六，特敬耶稣圣心日，请林神父为妈妈献弥撒。我将弥撒时间发给全家，大家在同一时间为妈妈祈祷，我也在这时间如同妈妈生前一样跪弥撒。

我跪在十字架和圣像前，手里握着妈妈留给我的玫瑰



妈妈（左）与大姨梅生修女

念珠，边祈祷，边回想着妈妈对我的养育和教诲，妈妈的音容笑貌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在我 18 岁那年，妈妈去火车站送我去上大学；我 27 岁去加拿大留学，妈妈把圣牌缝进我的帽子里；我 30 岁生儿育女，妈妈已年近七

旬，仍飞过太平洋到加拿大和美国来，帮我日夜照顾两个孩子四年，直到我们俩完成学业。妈妈把圣母圣像和我的主保小德肋撒的圣像镶进精美镜框



教宗的金婚祝福状

送给我。妈妈还把那副陪伴她多年、最宝贵的修女大姨画的圣母圣像送给了我。

妈妈出生于天主教世家，她保持着传统的教规，念早课晚课，饭前祈祷，星期五守斋，办神功，做补赎；行哀矜，救炼灵；跪圣体，跪弥撒，献弥撒，领终傅。

今年是爸爸妈妈结婚七十四周年，他们养育了八个儿女。他们不仅抚养我们长大成人，更关心我们的灵魂得救，把人生最宝贵的信仰传给我们。他们得到两任教宗签发的金婚和钻石婚祝福状。其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签发的金婚祝福状，还是达拉斯天主教耶稣圣心堂陈琨镇神父转发的。他们视祝福状如珍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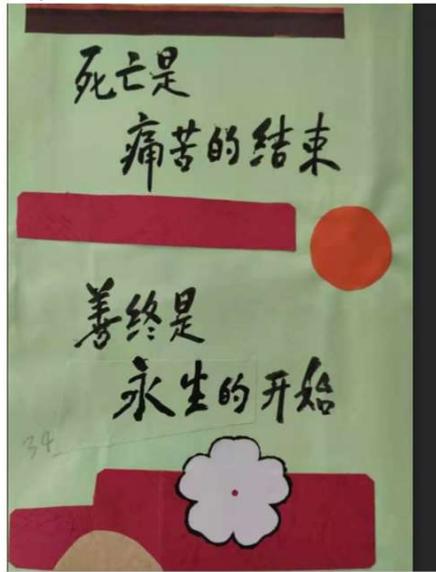


送给爸妈钻石婚纪念的圣母像画作

是天主的祝福才使我们家这么蒙福的呀！他们是真正的灵魂伴侣。特别是妈妈生病这十多年，爸爸时时刻刻陪伴着妈妈，一起祈祷，分享、感恩。无微不至地照顾妈妈、鼓励妈妈，直到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这些孩子是多么有福气能有这样的父母！为他们结婚 70 周年的纪念，我特画了一张圣母圣像（上图）送给了他们。

死亡是痛苦的結束
善終是永生的開始

毛中甫



面對壽終

A. 壽命到期 不知何時
時刻關心 救靈大事
久病纏身 當作補贖
求主聖神 導我善思。✓

B. 走向上主 相遇耶穌
死亡之時 來得快速
天天祈求 善生安死
彌留之際 喜見天主。✓

C. 生命之望 救靈有助
得到聖寵 對死無懼
39 聽主安排 等待蒙召
感恩聖神 謝主降福。✓

2021.06.

面對壽終

- A. 壽命到期 不知何時
時刻關心 救靈大事
久病纏身 當作補贖
求主聖神 導我善思。
- B. 走向上主 相遇耶穌
死亡之時 來得快速
天天祈求 善生安死
彌留之際 喜見天主。
- C. 生命之望 救靈有助
得到聖寵 對死無懼
聽主安排 等待蒙召
感恩聖神 謝主降福。

愛玉壽終

A. 中甫和愛玉的愛情
 保持七十餘年之久
 有八子女的大家庭
 緣何做到情深意合
 因在愛中含有敬意
 但最大原因是信仰

愛玉壽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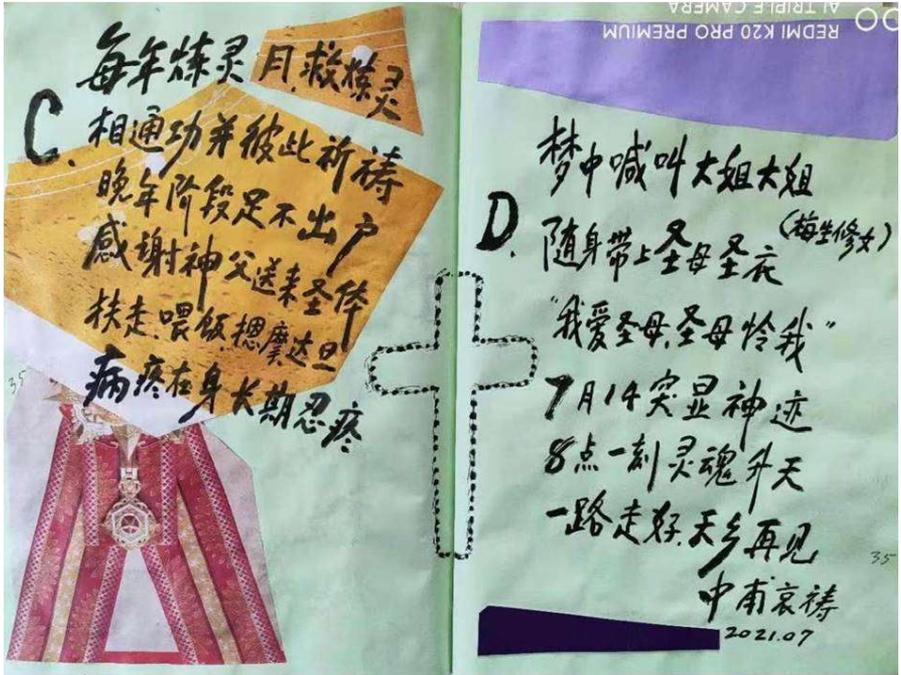
中甫和愛玉的愛情
 保持七十餘年之久
 有八子女的大家庭
 緣何做到情深意合
 因在愛中含有敬意
 但最大原因是信仰

這一年，過好
 2021 這一關！

每日聖言引領思路
 感恩天主聖神眷顧
 閉目無語手常畫十
 相信主安排為我好
 高齡病婦喊疼聲響
 背起苦架跟隨主走

這一年，
 2021
 过好
 这一关！

B. 每日聖言引領思路
 感恩天主聖神眷顧
 閉目無語手常畫十
 相信主安排為我好
 高齡病婦喊疼聲響
 背起苦架跟隨主走



每年煉靈月救煉靈
 相通功並彼此祈禱
 晚年階段足不出戶
 感謝神父送來聖體
 扶走餵飯摠摩達旦
 病疼在身長期忍疼

夢中喊叫大姊大姊 (梅生修女)
 隨身帶上聖母聖衣
 「我愛聖母，聖母憐我」
 七月十四突顯神蹟
 八點一刻靈魂升天
 一路走好天鄉再見

中甫哀禱
 2021.07



梅生修女画的圣母像



無邊絲雨細如愁

喬若

在我有记忆时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常有的感觉就是心里好像总是下着毛毛雨，一直不知道如何形容这种感觉，直到小学时读到秦观〈浣溪沙〉词中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后，心里那种时常感到的无助愁绪，才有一种淋漓尽致被理解的抒发。

是的，在我认识天主之前，我的心中总像是怀着细雨蒙蒙无边无际的淡淡愁思，但外在的我却表现得无波无痕，因此上大学的我，总是被称为千金小姐，教堂也有朋友这样的形容我：「你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好命人。」我大概都是笑笑的不说什么；但自武肺炎疫情之后，感触到自己不知还有多少时日？应该有勇气揭开自己的神秘面纱，写下自己的生命故事，无须再在意别人的眼光，做一个自在真实，无需伪装的自己。

小时候喜欢读琼瑶的小说，最喜欢是她写的《烟雨蒙蒙》，这有如在写我家的故事。虽然故事的情节有很多的不同，但书中两个家庭的生活冲突与感情的纠葛在我成长的历程中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那本小说，我不知道读了几次，但每读一次我的眼泪就不知掉了多少！

记忆中，五、六岁的自己，已是个相当脆弱、敏感的孩子。心里隐隐约约的知道自己的家庭和别人的不一样，但不敢问、也不知该如何去问？我总是很羡慕别人家中的爸爸角色，而我却从不曾有记忆见过他。但妈妈不说，我也不知如何问起。年事稍长后，从阿嬷那里，我隐约知道爸爸在高雄早已有一个跟妈妈在一起之前就有的家庭，除了大妈之外，还有两个哥哥、四个姊姊和二一个妹妹。妈妈生下哥哥时，曾经被大妈接纳，住进那个家庭，但后来因为爸爸的生意越做越成功，为了财产和身分、地位的问题，在妈妈怀我的时候，大妈将妈妈赶出那个家庭，并扬言若爸爸再与妈妈牵扯，就要告妈妈妨碍家庭。自此之后，妈妈成了惊弓之鸟，只好东搬西迁，居无定所的到处漂泊。那时候的妈妈才十九岁，为了逃避大妈的追击，我在员林出生时，妈妈一直不敢去为我办理户口，直到我出生的三个月后。爸爸在大妈的吵闹之下，只能偶尔偷偷的来看妈妈，而妈妈又怀了弟弟的事情，被大妈知道后，她便带人到员林大吵大闹，为了躲开大妈，妈妈无可奈何只好离开员林，搬到冈山居住。

我的童年期，爸爸几乎都是缺席的，开始对爸爸有记忆时，应该已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了。此后，爸爸才比较常出现在我们台南的家，但回来总是待一个晚上就走，那时妈妈把在市场做的生意卖了，专心照顾我们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以后，因为大妈的吵闹与坚持，爸爸突然不再回我们这边的家，妈妈从不曾跟我们抱怨爸爸的情况，但她常要我替她代笔，写信给爸爸。记得那时，几乎是每个星期，都要写一封信给爸爸，写信的时候，常常是妈妈念一句，我写一句，在一次又一次的写信中，我开始知道妈妈心中许多不为人知的苦楚和秘密，也逐渐了解妈妈的心境与她自幼坎坷的命运，那使得妈妈逐渐的依赖我，除了写信外，也常常对我诉说她介入别人家庭的心事与痛苦，我常为妈妈悲痛，但妈妈从来不在我面前流泪，也不准我哭。她常说：「不准哭，要坚强！」为了不让妈妈知道我的心也会痛，写信的时候，我都强忍自己夺眶而出的眼泪，有时甚至泪眼模糊，也不敢让泪掉下来。写完信后，我才找借口避开妈妈，关起房门，躲在棉被里，静静的让眼泪洗涤我的悲哀，宣泄心里的悲情。其实那时，我幼小的心灵最希望的是有人可以依靠和呵护，但我只能把这样的渴望放在内心深处，反而披上勇敢、坚强的外衣，扮演一个捍卫妈妈的角色。当妈妈抱怨别人对她的轻视和背后的批评时，我常常装作若无其事，安慰妈妈说，

只要自己过得好就好，无须在乎别人的看法和指点；但我内心总是时常被「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深层孤独环绕着。

然而，无论我们搬到那里，大妈总是经常带着很多人，到家里来大吵大闹，甚至几个人一起将妈妈围起来，殴打妈妈，这总会引来附近邻居的围观，每一个人似乎都在看我们家的笑话，却没有任何人对我们伸出援手。每一次被打，妈妈永远只有不断的流泪，等到大妈他们闹够了，喧嚣离去，妈妈早已心力交瘁，只能静静的坐在那里，不言不语，这使我很害怕，只能默默的收拾残局，没有时间管理自己心里的累累伤痕，就必须扮演一个安慰妈妈的角色，告诉妈妈以后我会保护她。我不再有时间、有机会、有勇气、顾影自怜或为自己叹息。不到十岁的我，很多时候必须扮演一个「大」到足够支撑这个家的人。

妈妈三岁时，她的生母就过世了。生父无力抚养她，就把她送给养母抚养。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里，养母并不疼爱她，只把她当婢女般的使唤，一直到她稍为年长，妈妈被养母卖给酒店，要她过着送往迎来的生活。妈妈不愿过那样的生活，逃离那个家庭，住到寺庙里去，在那里与成立南管乐团且任团长的爸爸认识，那时她才十七岁，爸爸三十四岁，遇到爸爸时，妈妈孤苦无依的哀愁，很快的就以为爸爸就是那个可以在「灯火阑珊处」守候她的人，就跟爸爸在一起了，并不知道那时的爸爸已经有了家室。

没有爸爸呵护的光环，「自己是不如人的、是有缺陷的」想法，逼迫着我在功课上比别人加倍的努力，为的只是不要被人看不起，不要再看到那些「你爸爸是谁」的询问眼光。而内心真正渴望的是，好想跟别人一样，与生俱来、理所当然的有自己的爸爸。虽然在学校，我的功课始终名列前茅，可是那份不足、缺陷的感觉仍旧萦绕于心，日日夜夜侵扰着我。我开始不喜欢老师、同学对我的注视，因为我害怕别人看到我家庭的缺陷。一直到高中二年级时，爸爸终于答应妈妈的要求，让我们三个孩子认祖归宗，我们终于从姓妈妈的姓，换成爸爸的姓，但这也引起同学与老师的臆测与询问的眼光，纵然那时我已经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让人有直接盘问的机会，但那也是我一段很难度过的日子，所以高中毕业后，我不曾与高中的同学有任何的联络和来往，为的就是要遗忘那一段痛苦的经验。

大学时，大妈生病了，爸爸要我们搬回到高雄居住，那时爸爸已是高雄小有名气的实业家，而我们三个孩子才开始与爸爸有较多的接触，但可惜那时我在外念大学，其实跟爸爸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大学毕业后，在爸爸投资的公司工作了四、五年才出国读书，那段时间是我与爸爸接触最多的时候。

妈妈对我们三个孩子的爱，总是在细小的事件上表现出来，她对孩子永远都只有「给」，却不曾「拿」的付出，完完全全的奉献，无论什么好东西她都会想到我们。每一次，只要她知道我们心里有什么愿望，她都会想尽办法帮我们圆梦。小学二年级时，我很喜欢音乐，想要学钢琴，那时候学琴的人不多，那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有的机会，但妈妈知道我的想望后，她在不算宽裕的手头上，勉强的省下我学琴的学费，并为我买了一架风琴，让我在家能够练习。

我自幼就身体孱弱，所以三个孩子中，妈妈特别操心我，记得初中时，体力不好，常会在朝会时中暑昏倒，妈妈很担心，三天两头的炖很多的中药食补给我吃，时时刻刻的叮咛我，好好的照顾自己。初中时，曾因盲肠炎动手术，动手术在那个年代，还是一件大事，妈妈不仅每天在医院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她知道我喜欢吃当时还很贵的日本大苹果，在我住院的那个星期，她每天一定买一个苹果给我吃。大学的时候，我离家到中坜就学，她也时常带着大包、小包的食物到学校给我，让我的同学非常的羡慕。

1999年爸爸过世，在办爸爸后事的时候，妈妈就病了。爸爸的辞世，让一生与爸爸度过许多风雨，受尽风霜的妈妈，心里一时无法割舍，病势来势汹汹。我开始意识到我跟妈妈相处的时间不多了，在尽量不影响孩子的生活，和增加先生的负担下，我每年一定排除万难，抽出两段时间，回到台湾去陪伴妈妈一、两个月。这一、两个月内，我的生活步调都会以妈妈为中心，我们常一起去逛市场，去美容院洗发，去爱河边散步、听歌，或到处去看亲友，晚上我一定在家陪妈妈，看她爱看的连续剧。有妈妈在身边，这样平凡简单的生活，其实就是在美国闯荡了这么多年的我，最想念的日子。妈妈生病后，体力和视力都不好，走路慢了许多。每一次外出的时候，我总爱紧紧的牵着妈妈细致的手，陪她一步一步慢慢的走着，我的心里总会浮现一种「有妈妈真好」的幸福感觉，我常祈求天主，多给我一些这么温馨、美好的时光。我们也常躺在床上聊天，回味过去的往事和

快乐的时光。记得有一次在交谈中，我问妈妈，为什么在她年轻时，爸爸也无心照顾我们时，她不去改嫁？妈妈的答案里没有委屈和自怜，却让我很心疼，也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她对孩子无可言喻的爱，妈妈说：「我不要你们去叫别人后父，若再嫁的人不疼你们，怎么办？」

爸爸过世后不久，我几次因胸闷无法呼吸而被紧急送医，自此我才得知我患了严重的焦虑症。焦虑使我晚上常彻夜难眠。在漫漫无眠、数尽更漏的夜里，我常在记忆中搜索、慢慢拼凑出与爸爸生命交集的时刻。其实，若要认真数算，我们相聚的时光，可能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可是他的身影却有如刻画在我心里千万年之久。在生命的纠葛中，爸爸这个称呼曾经对我好空泛、好沉重，但不容否认的，我的生命来自于他，也深深的受到他的影响。

大妈过世后，爸爸比较常在家里出现，那时我已结婚，与先生住在台北。不久之后，我就出国了。在那些有限的相处时刻里，对爸爸的认识不多，也不深，即便我努力翱翔在记忆的国度里，我却怎么也无法拼凑出一个属于他的完整形象，知道的只是：爸爸从小聪明过人，家境贫苦，但他乐观进取，靠自己胼手胝足的打拼，闯出他事业的一片天。他很好学，也喜欢运动，做事很有恒心，数十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每天一定到西子湾晨泳。我妈这边的三个孩子，他特别信任和疼爱我，每一次他跟妈妈有争执时，他喜欢找我诉说他的心事，与介在两个家庭间的困境。

爸爸辞世后，我才认真的去找寻他生前的踪迹。许多有关他的事迹，都是在他走后，慢慢的从他朋友的叙述，或书报杂志对他的描写中堆砌起来的。这也使我一次又一次勇敢的往内在探索，才发现原来我的焦虑是来自心底深层的无意识：表面上我接纳他的离去，但内心深处，我对他的离去抗拒且不舍。我更深的体会是，在我生命种种的折磨与不堪中，我的韧性与坚强，原来是来自于我身体中流动的是他的血液。

大妈在世时，对妈妈介入她家庭的怨怼，连带的使她排斥我们这边的三个孩子，她禁止那边的兄弟姊妹与我们有任何的牵连或来往，这使得几十年来，我们这些身上流着相同血液的孩子形同陌路，甚至彼此仇恨。大妈过世后，爸爸与妈妈办了简单的婚礼，让一生对爸爸不离不弃的妈妈，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时，爸爸开始期望我们两边的孩子可以和好。

我们几个在美国的姐妹，开始偶尔有些联络，但两边的四个男孩，仍僵持不下。直到爸爸过世的葬礼上，我们才有机会全部到齐，第一次相逢在那样伤心的情境里，那十多天里，我们朝夕相处，但每个人心里仍是「心有千千结」，办完爸爸的后事，我们又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直到八年后，妈妈过世时，那边的兄弟姐妹从亲戚中得知消息，纷纷的打电话来关心，并来为妈妈燃香颂祷。妈妈告别式的那天，我的所有兄弟姐妹都到齐了，我那边的大哥甚至对我们说，如果早些让他知道妈妈住院的消息，他一定会来看妈妈，这些话相信在天上的妈妈一定听到了，她一生对介入大妈家庭的自责与愧疚，一生活在「多少恨，昨夜梦魂中。」的她，在她完成生命任务，回归父家的时刻，天主仁慈的卸下她背负的劳苦重担。我们兄弟姐妹也在爸妈的祝福中，完全的放下上一代的恩怨情仇，我们重新和好了。和好使我们修补了彼此心中的裂痕，和好使我更感恩生命的存在，和好也让我前半生总觉得「路遥归路难成」的宿命，不断更新的往前开展。

来美这四十多年的每一年除夕，我总有祭祖的习惯，现在每一年的祭祖，我总不会忘记特别邀请我的大妈也一起回来过节，我相信天上的她也可以释怀了，有时候不得不起「万般皆是命」的这句话，虽然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无从选择；但天主还是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能在命运中选择我们要提升自己还是继续沉沦，我们要打断命运的锁炼，还是继续受它捆绑。而现在我们属于同一血缘的两家孩子的和好，相信天上的爸妈和我的大妈都会觉得安慰的，而且我也相信他们对前尘往事已经到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境界了。



追思我的父母

甘智冈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先是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养大成人，还有我们的祖父母，老师长辈们，他们的品德和行为影响了我们的一生，他们又大多数比我们年长，现在都不在我们的身边了，我们怀旧和感念，这一种情怀也是一种追远。我们一年一度来追思亡者，并感谢赞美天主赏赐他们的灵魂最终得到赦免和得救。

我是非常幸运的人，从小到大没有吃过苦，这全拜父母有一个成功的人生，父亲事业顺遂，母亲持家有序，像我这样平平的资质，有一再跌倒又爬起来的机会。这全都是我父母辛劳一生，给我创造这么一个环境，让我能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我感念之余也更感谢天主，因为这些都是天主所赐予。

我父母在抗战艰苦的重庆相遇而结成连理，他们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渔村一渔秋浩盖了一座硫酸厂。硫酸是属于国防工业原料，对抗战有贡献，他们两个大学化工毕业生，向亲友借了钱，就开张了。当时连最基本的电力都没有，他们在物资极其欠缺的后方，用民间用的陶缸、瓦桶；加上得之不易邻近兵工厂闲置的铅板焊成的硫酸铅室，创设了土洋结合的硫酸厂。居然也生产硫酸了，对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但好景不长，那时国家对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尚未到位，申请政府的贷款却迟迟不下，最后只好借了高利贷维持营运。于是经过几年工厂经营不下去，只有把经营权拱手让给高利贷金主。失业后我父亲就响应政府的号



召去新疆建设大西北，去帮新疆省政府在乌鲁木齐盖另一座硫酸厂。怀了我的母亲则留在重庆，生活颠簸无定，父亲去新疆后，母亲生我于南岸仁济医院。不久母亲辞去硫酸厂职，先去巴县女中任教，后又加入运通炼油厂。最后任教清华中学。母亲在那种环境下，工作一个接一个换，居无定所，搬一个家都要走很长的山路，其中艰苦不足为外人道。幸亏父亲创设的硫酸厂顺利如期完工，回到了重庆，缓解了母亲独守寒窑的困苦生活。

我怀着感恩的心来记述追思母亲，她的一生有强烈的责任心，身为长姊从小照顾自己的六个弟妹，结婚后还照料老爸的饮食起居，又迎养年迈的外祖父母，经过八年抗战和移居台湾，对我



们兄妹养育而不干涉，直到出国留学。尤其是我，从小在抗战时期因营养不良，患有肺病，让母亲增加负担。高中一年级时，我休学住在肺结核病疗养院，有一次母亲带了一锅牛肉汤，到南港疗养院给我进补，结果在台北火车站绊倒摔跤，狼狈不堪。母亲从来没有和我提起此事，直到后来她快离世前，我整理了她写的杂记，才知道这件事。

我大学联考失误没有上榜。还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惶恐、失望等心情五味杂陈；母亲却给我坚定的打气，温语劝慰，让我鼓起勇气再接再厉。结果一个月后，我再报考专科联考（那年大学和专科是分开招生），考中了第一志愿—台北工专电机科。总算没有因此停学。三年毕业后申请到威斯康辛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

我一生中和我父亲的关系都不是那么亲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为了工作时常不在家，而且父亲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像是：「君子不重则不威」，或是：「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我不记得他对我有不板着脸的时刻，

好像教育儿子就是要这么严肃。后来看电视剧《红楼梦》，贾政管儿子贾宝玉不就是和我父亲管我一模一样？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回家晚了，看到老爸和两个妹妹在客厅玩，那玩得投入，我都看呆了。老爸一看见我进来后立刻收敛脸上笑容，马上就「不重则不威」了。

母亲一直在做和事佬，说爸爸还是爱我的等等，又告诉我说老爸利用了两次出国考察造纸业的机会，旅途上省吃俭用，用餐时就一杯咖啡代替，替我存了一笔教育基金。这笔基金的确确实给我创造了在美国留学的机会，我在威大转学念学士用了这笔钱，两年后就拿到了奖学金直攻博士学位。

我真正和父亲有好好的交流还是在他退休出国以后，儒家思想开始不发威。2003年他摔了一跤，儒家的面具被彻底摘掉。说来惭愧，这是我们父子这辈子交流得最正常的时光。感谢天主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免得我抱憾终生。

我十分幸运，父母都活到了97高龄，我们四个兄妹都有机会陪伴他们度过晚年的黄金岁月。看他们从神智清楚到昏聩不堪，这样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虽然不舍但也了无遗憾。

又到了一年一度追思亡者的时候，谨记下父母给我的一切，希望天主保佑他们的灵魂早升天堂。



追思周伯伯

浮云

周铭周伯伯是我们教堂的一位老教友，他也是周敏的父亲。他的身体健壮，行动敏捷，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已八十多岁近九十的高龄。他住在布兰诺的一座老人公寓，经常看到他开车带其他老人们去买菜。周伯伯给我的印象是话不多，动不动就把事情做完的那种人。我从他那里学到一个做包子的诀窍。他没花几分钟就帮我搞定：「蒸包子时，看到蒸笼盖子水气冒上来后，再蒸七分钟包子就熟了。」果然屡试不爽。2018年的6月2日，我们家门口的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atholic Church 举办一场国际嘉年华会般的活动。我们教堂的教友沈媛宜和张慈英两位在仪式开始时，举

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进场；我和周伯伯摆了一个摊位，专门替外国朋友们写中国字。我从小字就是写得涂鸦似的，于是我就请了我的朋友吴蕙宜来帮忙。她是书画都行的高手，她和周伯伯就负责写字，我就



就对外联络，帮老外翻译，替外国朋友取中文名字等等，所以周伯伯写的字也是写得很好的。上图就是我们三人在摊位的留影。

突然晴天霹雳，周伯伯在 2019 年 10 月 26 日发生的一场车祸中，不幸脊椎受伤。连续两天开刀后，身体健康愈来愈差，终于在 2021 年 2 月 28 日周伯伯蒙主恩召，享年九十二岁。

这次借追思亡者的机会，纪念我所知道的周伯伯，祈求天主光照赐福及恩宠，周伯伯在天堂过着无忧无虑快乐的时光。



布格罗的美丽与哀愁

圣心书屋 提供

本期《葡萄藤》的封面画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学院派画家，法国的威廉·阿道夫·布格罗（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 1825-1905）于 1859 年首次展出的成名作。布格罗擅以写实主义精致细腻的绘画技巧和古典文学甜美平静的手法来诠释寓言、神话、圣经故事、以及基督信仰的题材，重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风，因此被视为当时学院派绘画的典范。他一生创作了 826 幅画，虽然大部分已遗失，但在美国仍有一百多所博物馆珍藏他的作品。

这幅画的构图相当简单，两名穿着黑色丧服的女人，相拥跪坐在孤寂的坟前。背景是薄雾笼罩的树林与带着一丝暖意的小片天空。但要「读懂」这幅画蕴含的细节与深意，必须先了解这幅画的名字：Le Jour des Morts。这个法文名词是指教会礼仪年的「追思已亡日」

（11月2日），英文通称为 All Souls Day。然而，这幅非常受人喜爱的画，在美国贩卖复制艺术品的商店及网



站，却常被标注为 The Day of Dead 或 All Saints Day。前者是墨西哥的「亡灵节」，后者是天主教会的「诸圣节」，真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我们相信，「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宠和友谊中的，但尚未完全净化的人，虽然他们的永远得救已确定，可是在死后仍须经过炼净，为得到必需的圣德，进入天堂的福乐中。」（天主教教理 1030）因此，教会自古以来就为亡者奉献祈祷，特别是弥撒圣祭，求天主赏赐他们早日脱离炼狱，登入天乡。

这幅画中的墓碑，是有久远历史传统设计的鸢尾十字架。相传公元第五世纪时，法兰克王国的克洛维一世受洗皈依基督时，有天使降临以鸢尾（百合）花油为他傅油，因此鸢尾花变成圣洁的标志，也是法国王室的象征。十字架的各端有三瓣花饰，象征充满天地的天主圣三一——圣父、圣子、圣神。十字架的四端，共十二片花瓣，也象征十二宗徒。（此幅画中作为墓碑的十字架，底部因为埋在土中，没有显示其花瓣。）

墓碑没有亡者的姓名，也没有亡者在世的年月，象征在炼灵月（11月）的追思已亡日，普世教会的主教神父都会为所有在炼狱中的灵魂奉献弥撒，也特别追念那些没有亲友为他奉献弥撒的亡者。

两名女子手中都拿着金色的花环。「金」是王权与胜利的颜色，「圆」是永恒无止境的标记。前方的女子举起手中的花环要套在十字架上，但在画面的视觉上，重迭在十字架的中心。后方女子戴着面纱，低垂的视线正落在这花环上：这是基督的茨冠，还是「云上坐着相似人子的那一位」头戴的金冠？（参见默 14:14）

前方女子拿着花环的臂膀，与后方女子拿着花环的前臂，交叉成为一个倾斜的十字架。两名相拥安慰彼此的女人啊！是我们拥抱着受难的耶稣，还是基督拥抱着哭泣的我们？肢体合成的十字架，连接了扬起朝向墓碑的花环与垂直向着地面的另一个花环。架上的耶稣，俯身温柔地提醒在世的生者与炼狱中的亡者，「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玛 11:28）因为只有祂的死亡才能战胜死亡。祂曾许诺：「我，上主，是元始，与最末者同在的也是我。」（依 41:4）

布格罗以学院派细致写实的手法画出前景荒凉的坟地，却以类似当时还没人知晓的印象派画法呈现朦胧的树林背景。拿着花环的两位女子，跨

越了写实与朦胧；一旁的鸢尾十字架，连接了生命与死亡。虽然「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格前 13:12）但在诸圣相通中，「上主，我们为已亡信众举行了基督的圣死与复活的奥迹，求祢恩赐他们进入平安与光明的天乡。」（追思已亡日弥撒的「领圣体后经」）

综观这幅画的构图，占了画面最大部分的是两位哀悼亡者的女子。熟悉圣经典故的人，会立即想到那曾用香液傅抹过主的玛利亚和她的姐姐玛尔大。她们两人为了兄弟拉匝禄的死而哭泣，耶稣也因而感伤流泪（若 11:35）。福音中还有两位为了所爱的人的死亡而哭泣的女人——玛利亚玛达肋纳和另一个玛利亚——她们在十字架下，看到耶稣交付了灵魂（若 19:25,30），又在第三天，天光未亮时，就赶来看祂的坟墓（玛 28:1）。

然而，无论布格罗画笔下的两位女人是见到了他们兄弟复活的伯达尼的玛利亚和玛尔大，或是见证了主已经从死者中复活的玛利亚玛达肋纳和另一个玛利亚，若是她们仰起头来，将会看到穿过树林的间隙，开展的蓝天。侧耳聆听，有声音由天上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

因此，在追思已亡日的弥撒圣祭中，我们怀着对亡者的想念，颂谢天主：

我们在基督身上有了复活光荣的希望。

我们虽为死亡的定律而悲伤，

却因永生的许诺而获得安慰。

主，为信仰祢的人，

生命只是改变，并非毁灭；

我们结束了尘世的旅程，

便获登永远的天乡。

《Life Stills》 - Geoffrey Lasley 的寻道人生

李翠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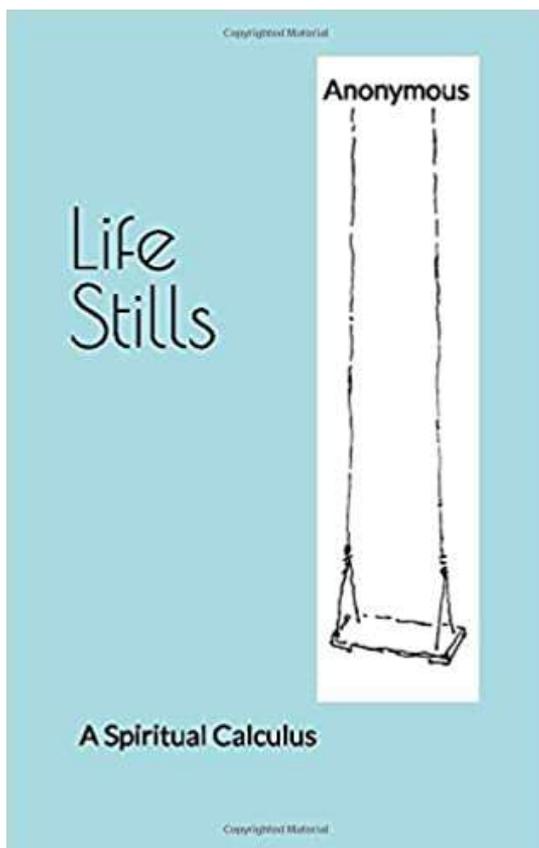
《*Life Stills -- A Spiritual Calculus*》（人生静化）是 Geoffrey Lasley 在 Amazon 网站上出版的新书。它是一本关于灵性之路的美丽、诗意小书。我谨以一个妻子、朋友、信仰同修和读者的身分，分享我所知道的这本书和作者。

一天，在我和 Geoffrey 闲谈的咖啡时光里，我突然很想知道对他个人来说「生命的意义」为何？我知道这就像是要求人写座右铭或墓志铭，要以一句话总结自己一生般困难。起初他回答我：

「不知道！」令我有些错愕；接着他又锁了眉，很认真的想了想，再一次回答：「我不知道耶！」对一个总自豪喜爱思考的人，怎可能没有答案？半张着口，我们面面相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我所认识的 Geoffrey

是一个对任何问题都要深思明究，每件事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任何时候疑问出现时都必定立即上网搜寻答案的人，遇到这关乎生命最重要的提问竟为之语塞，突然间我像是听到一则笑话，他自己也尴尬不解。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在我看来 Geoffrey 并非不知道自己此生所为何来，生命的意义何在，他只是身在其中且实践着而不自觉罢了。



他曾告诉我一个小故事，儿时曾在路上拾获一个十字架，他非常的珍视。虽然他并不明白心中的敬意从何而来，但他知道这是关于神的记号，于是便将这十字架挂在床前，并学表姊对它划十字圣号（天主教礼仪）、膜拜与祈祷。但一日被母亲看见，便将十字架夺去，并告诫他不可以这么做，因为他不是「基督徒」。

Geoffrey 从小就是一个在灵性上有着高敏感度的孩子。

青年时期的 Geoffrey，常独自坐在旧金山海岸边，望着浩瀚的大海波涛，思考生命的意义；也常与高中同学辩论圣经中的观点，他开始对生命产生许多疑问。上大学后为渴望找到他心中无以名之的神性真实面目，他又走上哲学的道路，希望透过分析辨明真相。他发奋修习中文目的是为了能读懂佛经的中文原版，他不想透过翻译版本，认为隔靴无法搔痒。他自诩为禅徒，吃素、打坐及至婚后亦不例外，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 Geoffrey 虽必须为家庭及工作忙碌，但随时都会试着捉住灵性的吉光片羽，将之记录下来，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有不被分割的完整时间好好静下心来，将自性看清而能悟道。Geoffrey 的寻道之路大半生就在这样辛苦的情况中度过。

两年前 Geoffrey 领受了天主教洗礼，重新聆听了幼时曾召唤过他的声音，再次回到最初无形中牵引过他的道路。在他退休离开职场后，终于能不再心有旁骛，专心于灵修之路，我也因此而见证到了他的快速转变与精进。他从一个经常焦虑不安的人，变得柔和、快乐，面对困难与压力时更能随遇而安与交托。心中有天主坐镇，神性的本源清楚了，他便能静下心来仔细地思考关于基督信仰的种种。

《Life Stills》集结了他长久以来的思考「灵光」，以圣经做基础，透过圣神的带领，用长诗的形式，透过对字、词的推敲与细究，找到隐藏在这些词语背后的深意，层层揭开灵性与神性的关系。他更透过非信徒（nonbelievers）、信徒（devotees）、弃绝者（renunciants）三种身分的人，分辨不同人的神性选择之路。《Life Stills》亦可称之为《人生静化》，「静」是动词，藉由不断的「静化」去「过滤」、「净化」世界的杂音，在越来越纯粹的世界中，人们可以找到自己与天主相遇、合一的处所，满足他们一生的渴望。

《Life Stills》文中，他自认是出生在门坎上的人，一脚「入世」，另一脚「出世」。曾经他渴慕如耶稣般是一位真正弃绝俗世跟随天主的弃绝者（renunciants）。圣经里耶稣说门徒当跟随师父「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路 9:23）但他知道自己生就是出生在门坎上，同时横跨两个世界的人，因此，也时时在两难中感受着无法抉择的不安。

重新回到主内和基督灵修的道路上，现在他形容自己像一个坐在秋千上的人，在秋千摆荡到最高点时，世界全然归于无声的寂静，在那一刻他的神性与天主同在，没有二元对立，也再无分离，这是最幸福的时刻。但秋千终必要再次回到谷底，就像回到尘俗的干扰中，不同的是这次他知道如何在低处自处而不再忧虑了。

我们都同意，有了那信仰的高峰经验，使我们的人生不再只能局限于谷底的挣扎，我们超越了狭隘的视角，能从神性的高度看人生，从此以后开始成长，痛苦不再是无意义而可咒的。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受造物，并且是被爱与珍视的存在。

《Life Stills》是 Geoffrey 对生命真相追寻历程的明证。最后他清楚的看见其实自己「一生都在不断分辨、追寻人性与神性的合一」，那正是他生命意义的所在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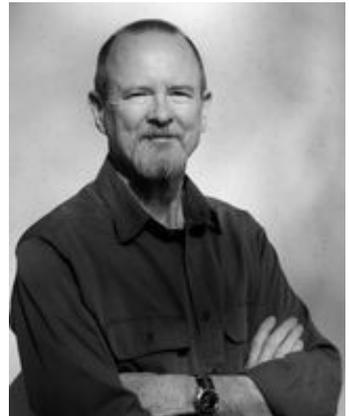
Life Stills: A Spiritual Calculus

作者：Geoffrey Lasley

出版：Independently published (March 27, 2021)

ISBN：979-8701806694

附註：“*Life Stills: A Spiritual Calculus*” is a poetic piece illustrating Spirit and Spirit's relationship with man -- nonbelievers, devotees, and renunciants. It's a beautiful book and is available on Amazon. Please feel free to share with others!



<https://www.amazon.com/Life-Stills-Spiritual-Calculus/dp/B0915RP4X3/>



《你會和天主爭辯嗎？》

讀後感

同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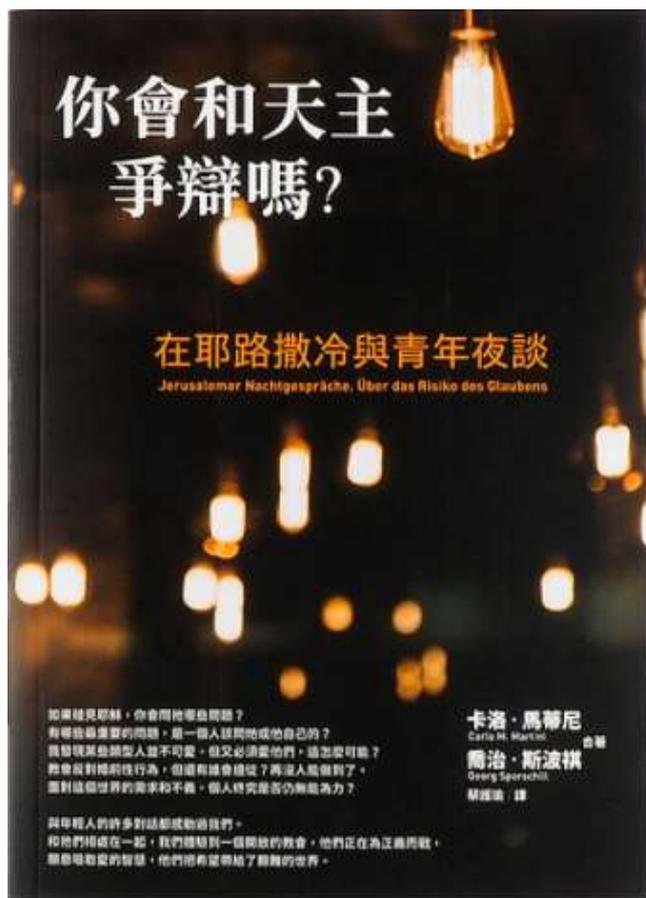
「今天的年轻人仍有意愿想要批判当权的我们，批判教会吗？或者他们只是一语不发地离开了？其实，哪里有冲突，热火就在那儿燃烧，圣神也在运作。」卡洛·马蒂尼枢机（Carlo M. Martini, SJ）的这句话像是当头棒喝，面对当今年龄层老化、年轻人流失的教会，这句话为所有的基督徒敲响了一记警钟，提醒大家去思索并解决教会在当前这个世代中所面临的危机。

马蒂尼枢机是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知名的圣经学家，拥有非常多的著作。他曾任教于宗座国瑞大学，自1980年至2002年担任米兰总主教，并于1983年被选为枢机主教。马蒂尼枢机曾是呼声相当高的教宗候选人，却因罹患帕金森症而受阻。他在七十五岁时把职务交给了接班人，移居到耶路撒冷耶稣会会所的一个简朴房间。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到那里跟他学习依纳爵神操，或是向他请教。乔治·斯波祺神父（Fr. George Sporschill）多年来在东欧为街头流浪儿服务，提供照顾网络，陪伴许多青年团体。他自2012年起在罗马尼亚创立厄里亚（Elijah）协会，帮助当地的罗姆（Roma，中文俗称吉普赛人）孩童，并给予援助。在他长年的牧灵工作经验中，深感目前教会的最大挑战是：面对世界的艰难，如何让年轻人感觉到教会的开放，愿意走向教会，吸取爱的智慧，立志为正义而战，继而把希望带给世界。乔治神父素来鼓励年轻人向教会提出疑问，于是，他带着一封封的提问信件来到耶路撒冷，与马蒂尼枢机展开了信仰的对话。他们将那些一段段的促膝夜谈串连起来，集结完成了《你会和天主争辩吗？——在耶路撒冷与青年夜谈》这本书。

在这场与生命经验交流的对谈中，马蒂尼枢机毫无避讳地回答年轻人直接而且尖锐的所有问题。他认为真正的沟通就是要容许完全的自由，必须尊重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创造，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价值。本着这样的理念基础，才能从交谈的过程中找到新的看法，达成共识，进而提出解决的步骤。否则，最多只是口服罢了，不可能使人心服。他甚至认为，在寻求教会工作者和蒙受圣召的人选时，应该特别注意「麻烦型」的人物，并思虑这些批判者是否具有成为领导者的特质，以期成为能够把我们和教会带向更公义的未来的入。

马蒂尼枢机提到「勇气」是基督徒很重要的德行。勇气是来自信仰的胆识，促使基督徒和不同想法或不同宗教的人对谈，倾听不同的声音，甚至

做出修正。而「缺乏勇气」则是令他最担心的事。时处于今天如此自由开放的社会，批判反而愈来愈少，更看不到什么重大改革。他以耶稣和富少年的故事来做进一步的解释，耶稣看出那富少年是理想的门徒人选，但是那位富裕的年轻人最后却放弃跟随耶稣，忧伤的离去了。耶稣虽然没有责备或批评他，想必会因为不能赢得他成为伙伴而痛心。然而现在的教会也正在面临相同的问题：富裕的生活提供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但机会愈多，



做决定也愈难。马蒂尼枢机为此对教会及年轻人喊话：「鼓起勇气！冒一回险！以生命去冒险！」凡是有勇气的人都会犯错，但即使做了一个需要事后去做修正的错误决定，都比不做决定所冒的险小一些。更重要的是，要相信本着勇气所带来的改变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因为大能是来自上主的手！

教宗保禄六世于 1968 年 7 月 25 日颁布《人类生命》通谕，普遍被称为《节育通谕》，是向所有信友和「一切善良的人们」呼吁，以夫妇的权利与义务去看如何正确控制生育。此通谕宣布后，引起外界相当大的反弹，半世纪以来，批判之声仍然不断。更悲哀的是，这些争议已在教会与年轻人之间竖立了一道阻碍。许多人离开了教会，教会也离开了人。此通谕因而背负了一些造成这现象的骂名，也为教宗保禄六世在公众舆论中留下了负面的印象。马蒂尼枢机为此感到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认识教宗保禄六世本人，了解教宗对人极为重视，愿意聆听他人，他其实是想要在这份通谕中传达对人性生活的尊重。但相对的，关于这些重大的生命议题，马蒂尼枢机也经常从年轻人或告解者那里听到他们的担心及害怕。当今神职人员已经无法忽视婚前亲密行为的事实了，不务实的态度或禁令都无济于事。他们的需求必须被赋予更多的关注，绝对不能被忽视。因为他们有权就自己的身体、婚姻和家庭等问题获得澄清的准则或讯息。教会若还是希望去保护家庭和推动对婚姻的忠实，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事。而如何去化解这些冲突，马蒂尼枢机要我们回到信仰的核心——爱。因为爱总是直接的撼动人心，教会不能把人排除在爱之外，或是不允许人去寻找得到答案和前进的途径。教会必须研究发展出一种培养感情与忠诚的新文化，去帮忙解决如此根深蒂固的问题。

马蒂尼枢机以福音中有关法利塞人控诉犯奸淫罪妇的故事来做说明，当法利塞人把罪妇拖到耶稣前，问祂应不应该用石头砸死，耶稣没有回答。因为他们不聆听罪妇，而且与控诉之罪有关的男子（另一位当事人）也不在场，这样的控诉似乎有些失衡。他认为教会的处理方式应该让恋爱情侣自身的责任来扮演重要及决定性的关键角色。因为自我给予是爱情的核心，人是被召唤去超越自己的，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是为了他人，也依赖他人。而自我付出与超越有关，可以让我们攀升到更高的层面。这就是婚姻爱情的本然动力：始于纯粹的动物本能及物种繁衍，却带着一个目标。这个目

标超越了友情、伴侣、抚养子女等等，是指向天主的国。同时，借着自我给予，人向天主开放，任何生理性的接触都促使着努力的朝向这个目标前进。心中保有着这目标的信念比起去问这件事或那件事可不可以做或是不是犯罪，来得更为重要。对于同性恋伴侣组成家庭的议题，马蒂尼枢机要我们专注于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所深切关注的是要维护家庭，为孩童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东正教会及犹太教视同性恋为令人厌恶的放荡行为，是严厉禁止的。而基督新教则是比较宽松，甚至允许同性恋者担任事工或牧职。我们的教会已在寻找一条自己的路，权衡着重在于价值体系，不能只是平等。虽然教会之间的态度不一致，就让大家彼此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无须因为道路不同而互相攻击对方。

马蒂尼枢机曾因其开放且勇于直言的论述陷入争议，有些报纸会以极不友善的眼光来刻画他，甚至称呼他“Cardeal da camisinha”，类似「保险套主教」的意思。关于年轻人的提问「有时候，您会和天主争辩吗？」，马蒂尼枢机的回答十分耐人寻味。无关乎个人，也无关乎其他人或是身处的这个世界。他说，即便是一个主教，有时候仍然无法注视十字架。因为他始终无法明白为什么天主让祂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如此受苦受难，然后就会开始和天主争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相当晚期才在神学反省中领悟到：人性的本能是自求生路以保全身而退，因此，如果没有死亡，人不会把自己全然的交给天主，也唯有面临死亡，人被逼着只能完全寄望于天主，完全信赖上主。关于这个十字架的奥秘，马蒂尼枢机期许自己在死亡中真的能够向上主俯首臣服。



《你会和天主争辩吗？——在耶路撒冷与青年夜谈》

作者：Carlo M. Martini, Georg Sporschill

译者：蔡护瑜

出版：光启文化，2019/12/01

ISBN: 9789575469207

我們和自己的距離 布衣



美学家蒋勋老师说：「新冠病毒逼得人常常只能和自己长时间处在同一个空间里，这当然不是正常社会该有的样态，却是个检视自己是否能和自己相处的最好契机。」不少人有独处困难，没有外来的支持、资源就会捂心烦躁，坐立难安，度日如年，凄凄惶惶。独处揭露了我们和自己的距离。



人的一生中，独处时光占了最大宗，就算屋檐下不止你一人，你会发现自己常是在屋里某角落独处。我们能不能在独处中身心安顿，似乎是每人必练的基本功。再怎么有老伴、老友、老健、老本、老趣这「五老」，独处时光还是常常临驾。我总觉得独处中的自己像是一个箱子，我必需打开箱子，翻拨拣挑里面的宝贝，然后创造出自己的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若享受这过程，表示我的内在还丰腴滋润；若充满挣扎，我知自己处在干涸枯竭状态。多少年来，我多次被不同的人问过同一个问题：「妳每天在家干什么？」我大略能了解这问题会丢向我的原因。第一，不上班，每天马上比上班族至少多了八小时。第二，孩子多年前就都自立了，无需我绕着她们转。自十年前小女儿开始开车后，我就华丽转身，将老妈子战袍束之高阁，无事一身轻了。第三，老公大部分时间在台湾，我无需应付那个吃货。于是乎，我常常是简简单单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享有小女子远庖厨的奢侈，连厨事也如此的四两拨千斤。第四、第五、第六……在在说明是「闲闲美代子」一族，当然就更令人好奇「妳每天在家干什么？」我的生活和这花花世界一对比，还真是世界级无聊。我连杯中物都不爱，哎哟，酒仙李白听了应声倒地！曾有个老美知道我滴酒不沾后，惊讶的下巴落地，喃喃地说：「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我听了惊讶的满地找眼镜，心里想：「酒和人生乐趣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真如天地之差！难怪有人会发想我这人每天在一片屋瓦四堵墙面间干什么？！

我猜提问这方可能正面临满手时间，却不知该如何排遣的困境，所以想知道我这看来也是「满手时间」的女人是不是有什么「撇步」。这种困

扰可以理解。这脑袋清晰，脏腑俱全，有着七情六欲的肉身还没尘归尘、土归土前，要拿它怎么办啊！时间满而溢还真是伤脑筋！对于这个面向，我只能说，我们自小的教育方针是直指「拼搏温饱」，从不教我们如何过日子。「过日子」的本事往往就停留在吃喝拉撒睡的层面。于是乎，人生经过好多个九弯十八拐后，终究到了喘口气，放下活儿，外务出清，反观内照时，才发现自己是片不毛之地，那往往也就是发现自己过往活得好贫乏的时候。法国的教育体制中，孩子自小就学哲学，学哲学就是谈生命，学生活。由于自小被点穴、开穴，人文精神层面的开发被打下良好基础。闲得发慌有其构成条件，就是温饱已足，生命纵深不足。

回到你的提问「我每天在家干什么？」简单的说，三十多年的主妇生涯，很多时候我是主动性或被迫性的在建立自己的内在力量(inner power)。在亚洲受基础教育，在亚洲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我~一个女孩，内在力量其实是个很深的议题。我可以说是来美国后才深刻体会到自己曾中过的毒，体会到自己的内在力量是脆弱的。毒针、毒药是在我还是天真无知的年岁就在这里那里、这事那事、有的没的、有意无意间一点一滴的注入。削弱女孩内在力量的最佳方式，就是社会、文化、习俗、舆论、传统上给她们一堆框架。这些框架几乎都殊途同归的落到一个价值取向上，就是「妳要乖，要听话，好给『我』方便」。那个「我」是谁？往往是威权者或父权者，他们中有男性、有女性。这种毒素出现在家庭里、学校里、邻里间、职场上，如水银泻地流入社会各角落。女孩自小被教导做张乖乖牌，其实就是教她们「把妳自己缩到最小去让别人。妳的权力、权利不重要，取悦别人才重要。」这种教导令女孩，以及成为女人后，极易被人操控摆布。她们想挣脱，但又会产生罪恶感（被框架成功锁住的证明！），于是内在纠结痛苦的继续吞忍。让让让，让到受害时，不敢说、不敢叫。忍忍忍，忍到得内伤，情绪无出口时，就拿更弱小的孩子出气。退退退，退到最后可能连命都没了！英国人对女孩的教育是，「妳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但绝不要放弃妳的权力(power)。」给这种 empower 女人的教育理念按好多个赞！

「不让」并不是指跋扈不讲理，而是指有力量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主权。我的一名亲戚进了西点军校，这需要有老师和参议员帮他写推荐信。有天他去看望帮他写推荐信的老师。老师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替你写推荐信吗？」他摇头。老师说：「我看见你刚移民来美国时，在学校被同学霸凌，你都忍气吞声下来。可是后来我看见你会挺身捍卫自己了，这使

我相信，若国家有难，你能挺身而出捍卫家国。」人一旦有足够的内在力量，除了自己受惠，他人也间接受惠，世世代代受影响。人无内在力量，往往只能长成 codependent 的模样，歪歪倒倒的靠在别人身上活，一生在找大树靠；健康的互动是 Interdependent 的，在彼此都是身心完整的状态下相生相助。为母者无内在力量，孩子事实上只拥有个破碎的母亲；更甚者，孩子被迫要成为大人，去照顾那站不起来内在塌陷的妈妈。

女性生长在亚洲、中东文化下，绝对需要在自我价值上有反思和觉醒。别说亚洲、回教文化了，美国女人直到 1920 年才有投票权，比男性的 1892 年晚了近 30 年。当时反对女性投票权的男性们说：「怎么可以让女人投票，她们懂什么！？」别说 100 年前的美国了，2020 年辞世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Ruth Bader Ginsburg 在念法学院时，曾有一位教授走到她桌边说：「妳知道吗？妳占了一个男生的名额。」这种话竟然出自一个法学教授的口，在二十世纪的美国！你也可以想见，金斯柏在当年的法学院必是稀有动物，当年女性普遍也不认为自己有权走法律人这条路。金斯柏受辱的切肤之痛也令她发誓一辈子要为受压抑的女性争取平等。她念书期间，不但课业繁重，还要照顾年幼子女及重病的丈夫；然而她一路奋发，不忘初心，从入法学院前在律师事务所做个小雇员，到最后做到九位最高联邦大法官之一。这种女性给她掌声都来不及，却也避免不了沙文思维的袭击。放眼全世界，不难了解还有太多女性是被迫活在高压、不平等、被剥削、时时恐惧的桎梏中。

全世界女性的故事、遭遇、经历总深深打动我。成年岁月中，我一直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期望借着分辨、厘清、打破、重塑出一个更新的自己。这个过程旷日费时，但必须进行，因为我是两个女孩的母亲，我先得把我这上梁调整再调整，否则会不知不觉的甩给她们一些莫名其妙的框架，一些早该当柴火烧掉的框架。在家族中，我往上可看到三代女人，我的外曾祖母、外婆、母亲，往下看到我两个女儿。五代女人中，我看见时代的进步。感谢那些为女权奋斗的男男女女们，苦情、悲情不该理所当然成为女人的宿命；那是被没有内在力量的女人，加上身旁自私者、无知者在缺乏家庭病识感的情境下日积月累，推波助澜造成的。

你问我：「妳每天在家干什么？」我常只是笑而不答。题目太大，我真是无法三言两语道尽。

沙灘漫步人生路

君人

久困愁城后终于来到了海边，抵达的时候已是深夜，窗外看去只是隐约可见白浪击打沙滩。

第二天一早醒来，看见窗外满眼都是碧海蓝天，忍不住赶紧下楼去海边。海水刚开始退潮，在沙滩上留下一些小水洼。漫步中我低头找贝壳，无果。于是开始观察各个小水洼里有没有困住什么小鱼虾也许我可以搭把手救出来，趁潮水还没有退得太远放回海里。无数个水洼后我终于发现了一只微型小鱼，不足一厘米长，身材只有别针粗细。那么小的鱼游得却很快，我根本不可能抓得到。那片水洼挺大的，我暗暗祈祷水量足够让小鱼生存到下次涨潮。惆怅之下我驻足观看小鱼，意外发现小鱼过得似乎相当的快乐。海风很大，吹得水洼表面涟漪不断，小鱼自己游一会儿，随着涟漪就势打几个滚儿，然后再游一会儿，就这么交替着反反复覆。我看着看着也似乎沉浸其中，感染到了它的快乐。

对小鱼来说，水洼未必就不是大海的体验，依旧波涛汹涌。它也许不知道是困在了水洼，有生命之虞。它依旧努力地生活，该游泳的时候游泳，该顺势打滚儿节省能量取乐的时候就打滚儿。我想起了张雨生的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的是它吗？「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鱼儿水里游，永远不会问结果…鱼儿鱼儿水中游，游啊游啊游，游得乐悠悠；鱼儿鱼儿慢慢游，游啊游啊游，游得乐悠悠…从不觉得不自由…」小鱼的无知无畏、淡定自如和努力何尝不是对我的提醒呢？人生多变，也难免会有搁浅的危险，与其去担心不可知的未来，不如专注当下，该努力的时候努力，累了的时候就势打滚儿，然后再继续努力。把我们能做的做到最好，其他的就交给天主，那样也不会觉得不自由了。

次日清晨在太阳初升时到海边散步。海边只有稀稀疏疏一些散步的人，我走在沙滩上满眼是碧海蓝天，满耳是海浪拍打沙滩的涛声。散着步、念着玫瑰经，仿佛是在和天主耶稣独处。出去散步之前我犹豫要不要戴耳机边散步边听音乐的，幸亏老公提醒难得在海边听着涛声散步才作罢。享受着涛声阵阵、海风习习的我，终于能够放空大脑。念完玫瑰经后，我不由得问我自己：如果主耶稣的爱和看顾就像这涛声，我必须在近在咫尺振聋发聩的时候才能听得见吗？而且我的第一反应是要不要戴上耳机把涛声隔绝呢！在家里随着惯性生活好像有忙不完的琐事，即使度假也带着太多的惯性制导。我是不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也截止惯性，环顾四周，聆听和感受主耶稣的爱和看顾？

度假结束后虽然远离海边，希望这两个海边小小的感动能常常回到我的心里，给我提醒人生路漫漫，唯有主爱永恒不变。



失落的靈修

張宏秀

若在人世上失去最重要的擁有，使人經驗失落、從有變無、甚至感到一切成空！

因為失落，似乎自己的一部份也消失了，某些角色也失去了（變成曾經是…），生命不再完整，甚至完全！

因為失去，生命空出了空間，天主得以進入！

在人性生命的失去、失落與成空，在靈性生命是由無成有。天主取代了我們所失去的。

我們最終，是要失去這世上的肉身生命。

對靈魂而言，這不也是巨大的失落？靈魂失去身體這個伙伴，感到自己不完整，對新的生命型態也不習慣。靈魂對沒有身體的存在方式，感到陌生、甚至孤單！

耶穌用祂的愛與陪伴，填補靈魂對於失去身體的巨大失落與不舍。幫助靈魂在過渡期接受與適應，跟身體道謝與道別。

靈魂在基督的愛內往前行，繼續成長與被轉化。靈魂越來越習慣沒有身體，也可以完整的存在。

耶穌帶領靈魂，更純粹地進入天主的臨在。

在天主內，當靈魂被天主的光與愛吸引與穿透，感到目眩神迷的驚異！與天主的一體合一，早已取代了靈魂對身體的眷戀。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COLDWELL BANKER APEX, REALTORS®	YANG SONG  2021 JULY 1 MILLION DOLLAR MONTH CLUB <small>as Woman Owned COLDWELL BANKER IN THE U.S.</small>
---	--	--	--

銘謝個人捐款及工商贊助

《葡萄藤》《主僕月訊》
歡迎刊登各類啟事及廣告
請洽:

楊治財(Linda)

grapevine@chinese-catholic.org



William Davis Realty

James Ling 林之銘 Realtor®

買賣房屋，出租管理

Cell: (817) 726-6700

JamesLingDFW@hotmail.com



庫克顧問工程公司

Cook Consultants, Inc.

土木、建築、土地開發

12850 Spurling Dr. Suite 120, Dallas 75230

972-387-1920

Jenny_cse@sbcglobal.net

www.cookengrs.com



劉夢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TX 75081

(972)699-1165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Christie S. Lee D.D.S.

1729 Analog Dr.,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www.christieleedds.com



幸福旅行社

歡迎詢價、不怕比價

滿意再下單

615-504-9460 (Christiana)

646-505-7369 (Nicky)

Lucky7gotravel@gmail.com



31 霜淇淋店

Baskin Robbins

11700 Preston Rd. #670

Dallas, TX 75230

(S.E corner of Preston & Forest)

Tel: (214)368-3311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14th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

communication@chinese-catholic.org

To: